
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柳宗元诗文 选评

尚永亮
撰

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柳宗元诗文 选评

尚永亮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宗元诗文选评 / 尚永亮撰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8

(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)

ISBN 978-7-5325-8498-7

I. ①柳… II. ①尚… III. ①柳宗元(773-819)—唐诗—诗歌研究②柳宗元(773-819)—古典散文—古典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6297 号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柳宗元诗文选评

尚永亮 撰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46,000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498-7

I·3180 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出版说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多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。二十世纪,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、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与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》两套丛书各八十种,在当时曾影响深远。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。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,会深情地称之为“温馨的乳汁”;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,也得其熏陶。然而,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,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、接受习惯,因此二十一世纪初,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,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凝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：名家撰作、深入浅出、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；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，更是她新的关注点。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，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；反俗为雅，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，是其标格所在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，或将作者与作品（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）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，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，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内容并作诠释，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，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。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、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，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，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。

该套丛书问世以来，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。为了延伸其影响，本社于2011年特在其中选取十五种，

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,重新排版装帧,名之为“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”,以飨读者。出版之后,广受读者的好评,并于2015年被评为“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”。受此鼓舞,本社续从其中选取若干种予以改版推出,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,多种获得2016年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。希望改版后的这套书能继续为广大读者喜欢,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7年6月

目 录

- 001 / 出版说明
- 001 / 导言
- 019 / 一、人仕前后(790—804)
- 省试观庆云图诗 / 022
- 韦道安 / 026
- 种树郭橐驼传 / 033
-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/ 041

054 /

二、谪居永州(805—814)

笼鹰词 / 063

感遇二首(选一) / 067

咏史 / 069

咏三良 / 071

初秋夜坐赠吴武陵 / 078

冉溪 / 081

溪居 / 085

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/ 087

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 / 090

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/ 094

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/ 099

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/ 103

渔翁 / 106

南涧中题 / 110

入黄溪闻猿 / 114

田家三首(选二) / 116

零陵早春 / 121

- 春怀故园 / 122
- 江雪 / 124
- 吊屈原文 / 127
- 与李翰林建书 / 138
- 始得西山宴游记 / 147
- 钴姆潭记 / 153
- 钴姆潭西小丘记 / 157
-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/ 163
- 愚溪诗序 / 168
- 袁家渴记 / 176
- 送僧浩初序 / 182
-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/ 190
- 桐叶封弟辩 / 204
- 捕蛇者说 / 210
- 三戒并序 / 219
- 临江之麋 / 220
- 黔之驴 / 221
- 永某氏之鼠 / 223
- 螭传 / 229
- 囚山赋 / 232

239 /

三、诏返与远迁(815)

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

酬赠 / 243

汨罗遇风 / 246

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/ 248

再上湘江 / 250

长沙驿前南楼感旧 / 252

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/ 254

岭南江行 / 261

265 /

四、刺史柳州(815—819)

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/ 270

别舍弟宗一 / 274

寄韦珩 / 278

柳州峒氓 / 284

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/ 288

登柳州峨山 / 291

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/ 293

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 / 297

种柳戏题 / 299

种木榭花 / 302

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/ 303

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/ 306

祭弟宗直文 / 311

复杜温夫书 / 319

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/ 327

童区寄传 / 335

导 言

少时陈力希公侯，许国不复为身谋。风波一跌
逝万里，壮心瓦解空縲囚。（《冉溪》）

每读这四句诗，都会产生一种悲壮复悲凉的感受。少壮之时理想高远，豪气干云，以为青紫可拾，功业易就，于是将身许国，全力以赴，杜绝了一切犹豫徬徨、畏缩怯懦，也不再考虑后路，准备为唐王朝的中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事业；然而，突如其来的一场极其严酷的政治打击，顷刻间便粉碎了他人生的所有希望，一身去国，万死投荒，从此便开始了他那如同被抛弃、被拘囚般的贬谪命运，开始了他在遥远空间和漫长时间双重折磨下的无尽等待和煎熬。这是柳宗元的主要行迹，这四句诗也就成了他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。因而，解

读柳宗元,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人生悲剧,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悲剧性的心路历程。

从永贞元年(805)到元和十四年(819),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七岁,柳宗元在荒远僻陋的永州和柳州整整呆了十四年时间,直至葬身于斯。在这十四年时间中,都发生了些什么呢?

从国家的政治局势看,那位曾经对柳宗元等革新派成员严酷打击、痛下杀手的唐宪宗李纯,继位伊始,即将主要精力用于强化中央皇权,以武力扫平藩镇。先是在元和初年相继平定了西川刘辟以及夏绥杨惠琳、浙西李锜的数次叛乱,嗣后又于元和十二年冬一举扫平了为患甚剧的淮西叛镇,使得其他藩镇“降者相继”(《通鉴》卷二四〇),“当此之时,唐之威令,几于复振”(《新唐书》卷七)。

从文坛的形势看,柳宗元的友人韩愈先后在长安和洛阳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,大张旗鼓地从事古文创作和诗歌创新,使得古文所占领地日渐扩大,诗歌也怪奇生新,戛戛独造,“三十余年,声名塞天”(刘禹锡

《祭韩吏部文》)。而白居易、元稹等人则从杜甫开创的写实一路入手,以平易通俗的笔法,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讽谕诗和张扬风情的感伤诗、艳体诗,以致“二十年间,禁省、观寺、邮堠、墙壁之上无不书,王公、妾妇、牛童、马走之口无不道,至于缮写模勒,衔卖於市井,或持之以交酒茗者,处处皆是”(元稹《白氏长庆集序》)。

然而,面对如此波澜壮阔、如火如荼的政治、文化场景,柳宗元与同时被贬的刘禹锡等人却只能置身遥远的贬所望洋兴叹。作为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圈子抛弃了的一批“罪人”,他们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一个偏僻角落,饱尝忧患的磨难,很少有人记得起他们。他们对社会来说,似乎已失去了用处;社会对他们来说,则犹如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。当此之际,他们怎能不深深体验到那被抛弃后的无限痛苦呢?

除此之外,柳宗元等人受到的另一重精神折磨,便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。由于柳、刘二人的主要参政实践是永贞元年进行的革新活动,而要革弊图新,势必会触动不少人的既得利益,并因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不

合理请求而得罪他们。所以在柳、刘被贬之后，墙倒众人推，各种流言、诽谤纷纷而起，大有“世人皆欲杀”之势。柳宗元在《答问》中借问者之口描述自己被贬后的情状说：“独被罪辜，废斥伏匿。交游解散，羞与为戚；生平向慕，毁书灭迹。他人有恶，指诱增益；身居下流，为谤藪泽。”在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中，他进一步说道：“伏念得罪来五年，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。何则？罪谤交积，群疑当道，诚可怪而畏也。”这些叙说，清晰地反映了柳宗元被贬后为人诽谤、攻击乃至冷落、歧视的情形。

这是一种凝聚着孤独、屈辱、悲伤和近乎绝望的苦闷。如果说恶劣的自然环境曾给他的躯体以直接侵袭，落后的文化环境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，但尽管如此，还有治愈的希望和习惯的可能，那么来自社会的歧视和舆论的压力，便给其精神带来了更为惨重的打击，并在其心灵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。如果说在此惨重打击下，柳宗元所受到的人格凌辱还只是表层现象，那么在此人格凌辱的背后，则分明呈现出他对混浊人世

无比愤恨而欲尽早摆脱生活之累的绝望之感来。“恬死百忧尽，苟生万虑滋”（《哭连州凌员外司马》）、“鸣玉机全息，怀沙事不忘！”（《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……》）假如内心苦闷没有到达极点，性格坚强的柳宗元绝难产生一死的念头；尽管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，在浮谤如川的舆论压力下，在艰难百端的谪居环境中，顽强地活了下来，但经受着日益沉沦的生命磨难，这种活不是愈发加剧了他的苦闷程度么？怀着这种苦闷，柳宗元愤怒地发问：“吾縲囚也，逃山林入江海无路，其何以容吾躯乎？”（《答问》）

当然，在长达十余年的废弃生涯中，柳宗元也感受过乐趣，展示出一些希望归田终老的欲念和借佛理、山水以排遣苦闷的倾向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柳宗元本质上是一个执著型的士人，他性格中刚直峻切、固执信念的成分过重，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。以其出游山水为例，即可看到，他往往是“暂得一笑，已复不乐”（《与李翰林建书》），在“步登最高寺，萧散任疏顽”之后，接踵而来的便是那“赏心难久留，离念来相关”（《构

法华寺西亭》);刚刚领略到了一点“始至若有得,稍深遂忘疲”的乐趣,马上又被牵拽到了“去国魂已游,怀人泪空垂”(《南涧中题》)那永久的现实悲患之中。苏轼认为柳诗“忧中有乐,乐中有忧”,事实上,在柳宗元那里,乐只是暂时的,忧却是永恒的,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牵拽力量,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,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。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,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,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,便是他被弃感、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,而他寄身佛理、盼望归田的时候,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。正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脱,所以他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,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,并由此一步步导致了他的性格变异。心理学告诉我们,刺激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,也就是说,当刺激已达到其阈限的时候,此后的刺激便难以产生初次刺激那样明显的心理反应;但从另一面看,这种递减只是对刺激强度之反应的递减,而并非受刺激者对刺激之感知深度的递减。事实上,由于刺激的反复作用,由于时间的